

一、从“欢喜天”谈起

欧洲神话传说中崇拜一尊爱神，古希腊叫维纳斯，古罗马叫阿佛洛狄忒，是美与爱的象征。东方佛教也有爱神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就是“欢喜天”，中国俗称“欢喜佛”。

“欢喜佛”本为古印度传说中的神，叫毗那夜迦，后为佛教密宗沿用，成为佛教天神，称为“欲天”，即佛教中的爱神。承德外八庙某寺供奉的“欢喜佛”是双身佛，一为男天，传说为“大自在天”长子；一为女天，传说是观世音化现，男天与女天，裸身相拥。此佛像常令游客惊诧不已。佛家子弟超凡脱俗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供奉一尊表示两性结合的圣像，实在令世俗男女难解其中奥秘！按世俗的理解，人都有七情六欲，出家人戒欲不过是为了免除“欲”带来的烦恼，以达到一个新的修养境界，而并非出家人本身无欲。“欢喜佛”被顶礼膜拜，即表示了佛教对两性结合的认可，而将其称为“欢喜天”，恐怕也表示了对两性结合所带来的欢娱，给予充分肯定与赞赏。

万物有阴阳，生物有雌雄，人类有男女。阴阳合则万物生，雌雄交则物种存，男女配则生生不息。人类的性生活有两个目的，一是追求快乐，二是繁衍后代。野蛮时代，人类杂婚群婚，对繁衍后代并没有什么理智的认识，生儿育女不过是追求快乐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。人类到对偶婚特别是一夫一妻制的出现，才逐步走向文明。文明时代，繁衍后代才成为性结合的目的之一。可以说性生活中追求快乐是贯彻始终的目的，而繁衍后代则是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，所以性生活目的中，占第一位的是追求快乐。《金瓶梅》所展示的性生活，其目的主要是追求快乐。第四十九回，写了一

位高僧帮助西门庆追求无限性快乐的故事。

西门庆在永福寺宴请蔡御史，巧遇了一位云游高僧。此人乃“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”，专门“施药济人”的胡僧。西门庆见其生有异相，认定“是个有手段的高僧”，于是乎，延至府中，热情款待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胡僧慨然送春药与西门庆，“赠与知音客，永做保身方”。担保用了此药，“快美终宵乐，春色满兰房”。得此妙药，天助我也！西门庆“心里正要去和妇人试验，偏巧王六儿相约，欣然前往，大战一番”。果然非同一般，胡僧此药，有些意思。晚上归家，因用了胡僧药，“恰好还未曾丢身子”，不顾李瓶儿来

“例假”，连夜鏖战。“正是，四体无非畅美，一团却是阳春。西门庆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药。睡下时三更天气。”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怎肯再放手。家中姬妾不算，王六儿、賁四嫂、郑爱月、来爵媳妇、奶子如意、林太太，不一而足，连战连捷，其乐无比！书中引了邵尧夫一首诗，“仁者难逢思有常，闲居慎勿恃无伤。争先径路机关恶，近后语言滋味长。爽口物多终作病，快心事过必为殃。与其病后能求药，不若病前能自防。”此诗说明一个道理，“乐极生悲”。文中云，“西门庆自知淫人妻子，而不知死之将至。”那一日，应王六儿之约，在韩家吃了玩，玩了吃，鬼混到三更才回家，已感到“腿软了”。潘金莲在房中“欲火烧身，淫心荡漾”，怎容他上床休息，“那妇人便去袖内摸出穿心盒来，打开，里面只剩下三四丸药儿。这妇人取过烧酒壶来，斟了一盅酒，自己吃了一丸，还剩下三丸，恐怕力不效，千不合万不合，拿烧酒都送到西门庆口内，醉了的人，晓得什么，合着眼只顾咒下去。那消一盏熟茶时，药力发作起来，妇人……觉得翕翕然浑身酥麻，畅美不可言”。那西门庆“头目森森然，莫知所之矣”，下体“初时还是精液，往后尽是血水出来，再无个收救”。作者评

论，“西门庆只知贪淫乐色，更不知油枯灯尽，髓竭人亡。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。”万事都应有“度”，“度”即尺度、界限，超过了尺度，超过了界限，就要走向反面。说“女色坑陷人”，不是没有道理，但绝不是普遍真理。西门庆追求“极乐”，潘金莲亦追求极乐，恶人磨恶人，干柴遇烈火，精髓干枯，疲惫不堪的西门庆，岂能不送命！

那天竺胡僧，给西门庆送来了“极乐”，也送了他的命。胡僧不是欢喜佛，分明是个要命鬼，书中刻画他，“生的豹头凹眼，色若紫肝；戴了鸡蜡箍儿，穿一领肉红直裰儿，颌下髭须乱扎，头上有一溜光檐，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，未除火性独眼龙。在禅床旋定过去了，垂着头，把脖子缩到腔子里，鼻中流下筋来。”听他来历，看这形象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物件，分明是个肮脏的东西。笑笑生把一个助贪淫者追求“极乐”的僧人，做如此描绘，正暗示了那追求性“极乐”者的下流人性和品质。

追求两性结合的快乐，是人的本性。本性是不能泯灭的。但淫乱纵欲不是人的本性，而是兽性。兽性发作，不能控制，必然导致悲惨结局。明武宗朱厚照，就是“属皮匠的，缝（逢）着的就上”，从塞北到江南，无处不淫，无时不淫，最后死于宫中宣淫的豹房。明世宗朱厚熜，求丹方，讲采补，服红丸，淫幼女，献方术者就封爵，更甚于西门庆。明穆宗朱载堉，积年服春药，直至虚阳举发，“昼夜不扑”，无法临朝。明代中期以淫风不败，上行下效。抚倭名将谭纶，一代名相张居正，死因均与服丹方御女有关。当时开封抚按衙门附近，就有七家性药商店，专售“景东人事”，“房中技术”。如此淫靡，怎不败于八旗满洲。

“欢喜天”所昭示的是人类的幸福，而追求淫靡，必然是其所不齿的！





二、金莲、春梅与秋菊

《金瓶梅》第九回写“西门庆计娶潘金莲”。金莲入府成了五夫人。夫人，是主子，就得有奴婢随侍，于是西门庆派春梅做她的贴身丫头；“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，名唤秋菊。”从此，金莲、春梅、秋菊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金莲、春梅，两枝奇葩，一秋艳，一春丽；喷芳吐艳，各以其时。作为人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正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两人同侍西门庆，同恋陈经济，相依相从，互相提携。即所谓“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二人相得益彰。金莲、秋菊则不然，虽同为秋季花卉，却一为水性，一为土性，相克相生。金莲偏厌秋菊，秋菊专克金莲。直斗到金莲扫地出门，秋菊由媒婆发卖。金莲、春梅、秋菊，三个跻身同一屋檐下的女人，却形成两个阵营，势同水火。金莲、春梅是秋菊的冤家，秋菊是二人的对头，这叫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第十二回，“潘金莲私仆受辱”。西门庆在勾栏院梳笼了李桂姐，约半月不曾来家。别人犹可，“惟有潘金莲这妇人，青春未及三十岁，欲火难禁一丈高。”白日粉妆玉琢，依门而望，夜晚枕灿孤帏，凤台无伴。芳心迷乱之中，看中了“眉目清秀，乖滑伶俐”刚刚十六岁的小奴才琴童。先打发两个丫头睡觉，后把琴童叫进来用酒灌醉，“掩闭了房门，褪衣解带，两个就干在一处。”金莲欲火中烧，找琴童解渴，自以为诡秘，那知偏叫秋菊看见。秋菊告小玉，小玉传雪娥，雪娥和李娇儿唯恐天下不乱，登时去找月娘，月娘镇抚不住，二人直接上报西门庆。西门庆搞别的女人可以，但决不准别人碰他的女人。听了此话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三十六板把小奴才琴童打得皮开肉绽，逐出门去。潘金莲脱得赤条条，跪在地上

挨鞭子。潘金莲挨了打，心里只恨雪娥、李娇儿这两个“小淫妇”，却不知是秋菊搞的鬼。

秋菊搞鬼，是因为她总受欺辱。金莲、春梅总是看她不顺眼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。

第二十七回，西门庆与潘金莲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花园中渲淫。“金莲醉闹葡萄架”，掉了一只红鞋，被仆妇之子小铁棍拾去，金莲却只赖秋菊。先是罚秋菊顶石头跪在地上，后又叫春梅将秋菊拉倒，大板子“打得秋菊抱股而哭”。

第二十九回，潘金莲大中午邀西门庆同盆洗澡，“共效鱼水之欢”。一番水战之后，西门庆要喝酒。金莲吩咐秋菊。秋菊按惯例取了他们平时喜欢的“冰湃”白酒。金莲一摸酒盅冰凉，“就照着秋菊脸上只一泼”，叫春梅把她揪到院子里“顶着大块大石头跪着”，她与老公去睡午觉。午觉醒来，又掀翻秋菊打了十大板。

世上没有人为作恶而作恶，作恶的人总是要在作恶中取乐。这两次秋菊被打，都是在金莲肉欲满足之后，这大概是以欺人来延续自己放荡的快感。

高兴时打秋菊，生气时也打秋菊。

第四十一回，官哥与乔大户家长姐定娃娃亲，见“李瓶儿都披红簪花递酒，心中甚是不愤”，回家后“插嘴插舌”发牢骚怨气。西门庆骂了她一顿，又钻到李瓶儿屋中。金莲见李瓶儿如此受宠，更是火冒三丈。回自己房，只因秋菊开门迟了，上去就是两个耳刮子。第二天“西门庆去衙门中去了，妇人把秋菊教她顶大块柱石，跪在院子里。跪得她梳了头”，又大板子侍候，“打的秋菊杀猪也似叫”。边打边骂，指桑骂槐攻击李瓶儿，李瓶儿正哄官哥睡觉，让绣春对金莲说官哥睡觉，请她休打秋菊。金莲听了越发打得狠了，骂得凶了，可怜小秋菊，成了出气筒。

官哥被金莲的“雪狮子”惊吓得了重病，李瓶儿疼儿心切，胃虚肝火旺，也倒在床上。妻儿有病，西门庆自然关切，白天请医官诊治，晚间睡在李瓶儿房中。这一切，金莲都恼在心里。回房一进屋踩了一脚狗屎，“登时柳眉剔竖，星眼圆睁”，“又寻起秋菊的不是”，“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。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，只顾捂着搽血。”金莲又叫春梅将她手拴住，“雨点般鞭子抡起来，打得这丫头杀猪也似叫。”李瓶儿怕惊醒官哥，又派绣春来劝。那金莲“越发心中窜上把火一般”，直“打够二三十马鞭子，然后又盖了十栏杆，打的皮开肉绽，才放起来，又把她脸和腮颊，用尖指甲掐的稀烂”。这便是第五十八回，“怀妒忌金莲打秋菊”。

秋菊被打，主要是金莲为恶，春梅是帮凶，助纣为虐。若春梅能站在秋菊一边，情况不至于如此。可恨的是，春梅虽也是奴才，却总靠在主子一边，去欺负弱小的秋菊，作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恨来早与来迟，天下最柔弱的是水，而水却能滴穿最坚硬的大石。恶人强人也终会有被善良人、被弱者打倒的一天。金莲勾搭陈经济，自以为得意。欺负小丫头，不以为然。没想到正是弱小的秋菊，于此事上，将其置之于死地。第八十三回，“秋菊含愤泄幽情”，揭发了金莲、春梅同经济鬼混。第八十五回，金莲堕胎，又被秋菊报告月娘。柔弱的秋菊，借力打力，终于战胜了欺凌自己的恶人。这就是列子说的，“积于柔必刚，积于弱必强。……柔弱者生之徒，坚强者死之徒。”

三、普静禅师的慈悲

《金瓶梅》把儒、释、道三教骂了个一佛出世、二佛升天。读书人追名逐利不顾礼义廉耻，出家人贪财乱性还念阿弥陀佛。唯有一位普静禅师是位好和尚。非但是好，简直是个神僧、活佛。

第八十四回，“吴月娘大闹碧霞宫”，是写吴月娘去泰安州岱岳庙还愿，夜宿庙中遭到花花太岁殷天锡“非礼”，慌忙下山逃命。天黑迷路，在一山凹石洞，遇一老僧秉烛念经，急忙求救。老僧道：“此乃岱岳东峰，这洞名唤雪涧洞，贫僧就叫雪洞禅师，法名普静，在此修行二三十年。你今遇我，实乃有缘。”于是这普静禅师搭救了吴月娘，这就是缘分。佛家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老禅师自然不要报酬，但因为有缘，单要“化”吴月娘的暮生儿子孝哥，“你只许下我，如今不问你要，过十五年才问你要哩。”月娘想，孝哥还不到一岁，十五年，还早哩，便点了头。这一许诺不得了，那知后来老禅师真的找她度化了孝哥。

十五年后，女真族的大金攻占大宋首都东京汴梁，徽、钦二帝被掠番地“坐井观天”。这就是“靖康之耻”。“却说大金人马，抢过东昌府来，看看到清河县地界。只见官吏逃亡，城门昼闭，人民逃窜，父子流亡。但见烟生四野，日蔽黄沙。封豕长蛇，互相吞并；龙争虎斗，各自争强。皂帜红旗，布满郊野，男啼女哭，万户惊惶。番军虏将，一似蚁聚蜂屯；短剑长枪，好似森林密竹。一处处死尸骸骨，横三竖四；一攒攒折刀断剑，七断八截。个个携男抱女，家家闭户关门。十室九空，不显乡村城郭；獐奔鼠窜，那存礼乐衣冠。正是多少宫人红袖泣，王子白衣行。”战争带来的惨祸，西门家也不能幸

免，吴月娘也带着孝哥逃难。本想往济南投奔云离守，一避兵祸，二与孝哥完婚。世事难料，冤家路窄，荒郊野地，又碰上了那和尚。普静高声大叫：“吴氏娘子，你到哪里去？还与我徒弟来！”顿时“吓的吴月娘大惊失色”。独生儿子是寡妇的命根子，怎肯轻易放走。普静禅师乃得道高僧，颇有手段，先稳住吴月娘。和尚道：“你既不与我徒弟，如今天色已晚，也走不出路去。番人且来到此处，你且跟我到这寺中歇一夜，明早去罢。”普静先哄吴月娘入了永福寺，使个缓兵之计再作打算，这是一哄。在寺中，夜深人静，老禅师施展法力，给月娘托一恶梦：月娘带孝哥投奔云离守。云参将丧妻要娶月娘续弦，月娘不肯。云参将先杀了吴二舅和玳安，“吓的月娘面如土色”，只好说，“你先把孩儿完了房，我却与你成婚。”云离守叫小姐与孝哥成了婚。“然后拉月娘和他云雨”。月娘推阻不肯，云参将忿然大怒，一剑砍落孝哥人头。吴月娘“不觉大叫一声，不想撒手惊觉，却是南柯一梦”。普静在禅床上高叫：“那吴氏娘子，你如今可省悟了么？”这月娘便跪下参拜。“上告尊师，弟子吴月娘肉眼凡胎，不知师父是一尊古佛。适间一梦中，都已省悟了。”这是二吓。普静托梦吓唬吴月娘，即使投奔云离守也是死路一条，孝哥不出家，就得被杀。那老和尚又说：“合你这儿子有缘有分遇着我，都是你平时善根所种，不然定然难免骨肉分离。当初你去世夫主西门庆，造恶非善，此子转身托化你家，本要荡散其财本，倾覆其产业，临死还当身首异处。今我度脱了他去，做了徒弟。常言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。你那夫主冤愆解释，亦得超生去了。你不信，跟我来，与你看一看。”“来到方丈内，只见孝哥还睡在床。老师将手中禅杖向他头上只一点，教月娘众人，忽然翻过身来，却是西门庆，项带沉枷，腰系铁索。复用禅杖只一点，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。月娘见了不觉放声大哭，原来

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。”普静这是用生死轮回，善恶相生，子代父过，来逼迫吴月娘心甘情愿交出孝哥。这一哄，二吓，三逼，一个寡妇如何承受，只得在佛前与孝哥剃头，摩顶受记，普静为孝哥起法名，唤作明悟，作辞月娘，“当下化阵清风不见了”。

和，是和谐、和睦、和顺的意思，带着慈善，带着友爱。和尚，即以“和”为上，正应了“佛家以慈悲为本”的教旨。普静度化孝哥，应当说是慈悲为怀吧！《左传》注释中说，“慈者爱，出于心，恩被于物。”《北史·崔光传》中说，“光宽和慈善，不忤于物，进退沉浮，自得而已。”孝哥出家非自愿，更非月娘之心，普静一哄二吓三逼。其慈悲是“不忤于物”呢，还是“恩被于物”，只有天知道！

“大慈大悲”是佛性。它表达了释家子弟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。佛学要典《大智度论》解释说，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”普静这位神僧，千方百计度化孝哥，是为了点拨西门庆脱离苦海，还要投生京城富户为子，即有大悲又有大慈，却没有顾及无辜的月娘与孝哥的苦与乐。救助了一个死人恶人，却害母子分离，那慈那悲又在哪？佛家以慈悲为本，并非善恶不分。普静的佛性在那？普静的人性又在那？

四、世上多余人

世上有伟人，有凡人，也有庸人，还有一种有害而无用的人，陈经济便是其中之一。

陈经济，其父陈洪是权臣杨戩的亲党。西门庆能巴结上杨戩、蔡京，全靠陈洪从中牵线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成为西门大姐的丈夫，西门庆的乘龙快婿，才能得到西门庆的信任。甚至临终前，还将合府事务，包括生意经营金钱往来，全部托付与他。岂知此人却是一百斤面做个大寿桃——废物点心一个！

陈经济在书中活动占篇幅不少，也是个人物，也算个角儿！他也有自己的“特色”：

一是好色无礼偷丈母娘。第十七回，宇给事参劾了杨提督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狗腿子陈洪惶惶不可终日，陈经济只好携老婆到清河县老丈人家避难。经济一出场，书中自有介绍，“却不道这小伙儿诗词歌赋，双陆象棋，拆牌道字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自幼乖滑伶俐，风流博浪牢成。爱穿鸭绿出炉银，双陆象棋帮衬。琵琶笙阮箫管，弹丸走马圆情。只有一件不堪闻：见了佳人是命。”归纳起来六个字，聪明，会玩，好色。聪明只放在玩上，眼睛光盯着女人，到头来必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好色，并不绝对是坏人。吃饭，爱美色，是人的共性。古代哲人都这样认为。但若以好色为“命”，那必然是“反误了卿卿性命”。第九十九回，经济正与春梅风流快活，欲借助春梅请周守备整治张胜，不想被张胜听见，先发制人，一刀将其杀死在春梅闺床之上。可怜一个聪明小伙化为一道鬼魂。经济好色，有如其泰山，也是个属皮匠的。经济刚到清河，负责花园扩建管工。月娘怕他辛劳，摆酒宴犒劳。经济初次见到五夫人潘金莲，书中写其丑态，

“慌的陈经济扭颈回头，猛然一见，不觉心荡目摇，精魂已失。”第二次花园卷棚上梁，酒宴后，西门庆去后边睡觉，经济便借口讨茶吃，乘机调戏潘金莲。“自此这小伙和这妇人日近日亲，或喝茶吃饭，穿房入屋，打牙犯嘴，换肩擦膀，通无忌惮。”两人花园里，假山下，画楼上，卧房中，有机会便做伤风败俗之事。西门庆一死，两人更是逐日“缠做一处”，直到有了身孕，用了胡太医的堕胎药，打下“一个白胖的小厮”。“家中大小都知道金莲养女婿，偷出私肚子来了。”

《礼记》说，“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礼义也。”礼义是古代规范人的行为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。陈经济读过圣贤书，是应当懂得礼义的。但他为一个“色”字，却全然不顾，竟然与丈母娘勾搭成奸，怎么能算作人。古希腊苏格拉底有句格言，“当一头欢乐的猪，还不如作一个悲哀的人”。陈经济好色乱伦，充其量是头欢乐的猪！

二是无能无用丢掉钱财。陈经济在西门庆生前，凭着乖滑伶俐，还深得岳父大人喜欢。生意上帮点小忙，也没出什么纰漏。西门庆纵欲而死，他充了回孝子，别人来灵前祭奠，他披麻戴孝，在旁还礼；出殡时，摔盆扶柩，还算称职。除此之外，经济什么能力也没有。陆贾《新语》云，“质美者以通为贵，才良者以显为能。”这号称“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”的“经济”既无经天纬地之才，更缺格物济世的半点能耐。无一能可显，无一长可用，不过是个“绣花枕头”。西门庆开解当铺、生药铺，让他掌管钥匙，同伙计查点出入银钱，收放写算，也应通点经营之道。第八十一回，韩道国与天保拿四千两银子，去江南置办货物，归途中听说西门庆已死，韩道国盗卖一千两银子货物，带着老婆跑东京找女儿去了。月娘担心货物，派经济去查寻。哪知经济虽找到货船，却没保住自家财物，被来保又私吞了八百两银子货物，还全然不知。后来因私

通金莲之事败露，被赶出门去，无以为生，逼老娘要钱开了个铺子。他不想经营之事，却“在铺中弹琵琶，抹骨牌，打双陆，吃半夜酒，看看把本钱弄下去了”。铺子开黄了，又凑了五百两银子与杨大郎去贩布。到临清后，他“游娼楼，串酒店，每日睡睡，终宵荡荡”，钱没赚到，反花一百两银子买个娼头冯金宝回家，活活气死了老娘。货物被杨大郎拐走，妻子大姐上了吊。摊了官司，卖了布铺，一百两银子行贿，捡回条命，自己落得个流落街头。

三是无志无耻枉披人皮。人无志而不立，知耻而后勇。西门庆生前家大业大，经济有依靠，贪图享乐还可以说得过去。西门庆一死，家中无主事男人，若有志者，则可乘机大有作为一番，当家立纪，再展宏图。怎知他浑浑噩噩，吃喝玩乐。后来竟然调戏吴月娘，说孝哥像是他养的，气得月娘昏倒在地。第二天，吴月娘带家人仆妇，赚他到后边，按在地上，痛打一顿，“打的这小伙儿急了，把裤子脱了，露出那直竖竖一条棍来。”古语云，良马不受羁，化龙不困沼。一个年轻人，有志气当于困境中发愤自强，才是正道，可经济则不然。经济遭官司后，成了乞儿，王杏庵老人见他可怜，多次周济衣食银钱，让他做小买卖糊口。他“也不寻房子，也不做买卖，把那五百文钱，每日只在酒店以了其事；那一两银子捣了些白铜炖灌，在街上行使。”吃巡逻的当土贼拿到该坊节级处，一顿拶打，使的罄尽，还落了一屁股疮。不消两日，把身上棉衣也输了，袜儿也换来嘴吃了，依旧原在街上讨吃”。王杏庵再次帮忙，送他到晏公庙当道士。大师兄将他鸡奸，本是很可耻很悲惨的事，他却从此做谋财之路，掌握了庙里钥匙，偷了师父财物，活活气死师父任老道。

似这种不仁不义、无志无耻、无能无用之人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死于张胜刀下 也是他正当归宿。

五、郢哥不愤与何九瞒天

韩愈说：“行成于思”，很有道理。行为都是有意识的，都受思想支配。对同一件事，有不同立场，不同反应，不同行事方法，乃至得出不同结果，都与人们的不同认识、不同思想道德观念、不同做人准则有关。《金瓶梅》中，郢哥与何九对西门庆与潘金莲通以至鸩杀武大一案，所持不同态度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
第四回，“郢哥不愤闹茶肆”。郢哥不愤，事出有因。郢哥家境贫寒，靠在酒店茶肆卖点时新果品，赚几个小钱养活年迈的老爹。这一日，提了一篮雪梨，要卖与西门庆，寻到王婆门前。王婆正拉着皮条，容纳西门庆与潘金莲在屋中鬼混，怎能让郢哥搅了好事，赶他出去，骂道：“含鸟小猢猻！我屋里哪讨什么西门大官？”郢哥道：“干娘，不要独自吃，你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。我有什么不理睬得！”婆子又骂道：“你那小猢猻，理会得什么？”郢哥道：“你正马蹄刀水杓里切菜，水泄不漏，半点儿也没得落在地。直要我说出来，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！”王婆子干这丑事，想遮犹恐不及，今日见郢哥揭出老底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大打出手。“一头叉，一头大栗暴啣着，直打出街上去。把雪梨篮儿也丢出去。那篮雪梨，四分五落滚落了开去。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过，一头骂，一头哭，一头走，一头街上拾梨儿，指着王婆茶房里骂道：‘老咬虫 我教你不要慌 我不说与他 不做出来不信 定然糟蹋了你这场门面，教你赚不成钱使！’郢哥本不想多事，只想找西门庆卖几个雪梨，哪知王婆子只顾自己撮合通奸赚钱，却不肯漏点汁水给自己，被骂，被赶，被打，怎能“不愤”！这就叫“激起义愤”。不愤不发。跑回去便向武大揭发了这事。第二

天，郓哥又和武大去捉奸，郓哥先去缠住望风的王婆，掩护武大。郓哥“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，险些儿不跌倒，却得壁子碍住不倒。那猴子死命顶在壁上。只见武大从外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。那婆子见是武大，来得甚急，待要去阻挡时，却被小猴子死力顶住，那里肯放？”郓哥卖不成梨，又挨了打，报复王婆子在情理之中。但郓哥把这报复设成一计，去帮武大捉奸，而且对付了那“交通官吏”，“使得好拳棒，”“满县人都惧怕”的恶霸财主西门庆。报复变了见义勇为的义举，敢对王婆子不愤，敢对西门庆不愤，偏向老虎嘴上拔牙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不令人敬佩吗？

和郓哥相比，那县里仵作何九，不过是一抔粪土，几个人合伙鸩杀了武大，怕县里验尸查出破绽，西门庆便去“买通何九”。书中第六回写道：西门庆在街上寻着何九，将他请到酒店雅间，款待一番。酒足饭饱，“只见西门庆自袖子里摸出一锭雪花银子，放在面前”，“别无甚事，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钱。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身，凡百事周全，一床锦被遮盖则个！”何九心中疑惑，“我殓武大身尸，他何故与我这十两银子？此事必有跷蹊”。他来到武大家，一见潘金莲那模样便明了，“西门庆这十两银子使着了！”“揭起千秋帘，扯开白绢，用五轮八宝玩着那两点神水定睛看时，见武大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黄，眼皆突出，就知是中毒。旁边那两个火家说道：‘怎的脸也紫了，口唇上有牙痕，口中出血。’何九道：‘休得胡说，两日天气十分炎热，如何不走动也？’一面七手八脚葫芦提殓了，装了棺材内，两下用长命钉钉了。”这何九殓了武大，又得了丧家一吊钱。这段故事叫“何九瞒天”。身为仵作，验尸时已发现武大中毒而死，非但不伸张正义，反而为虎作伥，火家看出疑点，他却一句话遮掩过去。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，受人贿赂，替人“消灾”。《水浒传》中何九是个好

人。验尸时收了武大几块烧黑的骨头，后来向武松做了揭发。此书中，这何九却在武松回来之前，逃之夭夭。书中说，“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收了银子”，看来受贿也情有可原。那么武松身为县衙都头，打虎英雄，比西门庆更威风，何九若事后作了干证，武松不是也可以保护他么？郓哥，一个孩子，虽然担心老爹，却毅然站在武松这一边，陪着打了这一场官司。何九实际是为了几个钱昧了良心！

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是中国人做人的准则。能否做到，在于心中有没有“私”，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么！何九受贿瞒天，当然在一个“私”字。他怕西门庆“刁”，爱西门庆钱，本可做好事时，却干了坏事。“私”字一闪念，坏了一生名誉。郓哥，可以不管闲事，而去管。一个小孩子敢斗恶势力，在于他心中无私，无私才无畏，无私才有义举，成为一个好汉子。“人只一念贪私，便销刚为柔、塞智为昏、变恩为惨、染洁为污，坏了一生人品。故古人以不贪为宝，所以度越一世。”洪应明这段戒贪箴言，时至今日，仍应为我们的座右铭。